

· 岁月悠悠 ·

南市老城厢的两家影院：“登山”和“望远”

■王坚忍 文

当年，我是在南市老城厢长大的。

在这个椭圆型的周长9里、面积200公顷的环城园路内，曾有过两家电影院，文化电影院和南工分部影院。但在老城厢人的口中，它们分别被戏谑地称为“登山电影院”和“望远电影院”，两个名称合在一起，就是“登山望远”，颇有气势和诗意。

先说“望远电影院”的位置，福佑路236号，豫园商场外围。它的前身为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小世界游乐场的底层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独立建制，命名为文化电影院。设备很简陋，开始时银幕是磨砂玻璃的，即浴室用的毛玻璃，只能放新闻科教片。影院两侧是玻璃窗，放映时用紫

红色窗帘拉上，紫红色遮光好。夏季没有冷气，上面有吊扇，或者自己带蒲扇。后来银幕换成白布，可以放故事片了，成为我们童年的天堂。早场学生场，只要5分钱。我曾在文化电影院看早场的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、《宁死不屈》、《地下游击队》等。凭学生证买票。

“望远”像一个深邃的小巷，是典型的狭长的弄堂影院，其观众厅还不到300平方米，只有560多个座位。它的与众不同处有两点。一是正规的影院是分三行排座位的，因为狭，它是分两行排座位的，左面单号靠墙，右面双号靠墙，当中一条长长的通道，这在整个上海大概独一无二；二是一般影院排到30几排就差不多了，因为长，它要排到40多排。最后几排看电影的，不啻是在望远了。“望远电影

院”名头便是这么来的。因为中间的通道狭又长，当少数人姗姗来迟找位置，虽然影院有两个打着手电筒的引导员，一个负责前20排，一个负责后20排，但“踏踏实实”的脚步声，晃来晃去的幢幢人影，还是打扰人，遭人烦，引起嘘声。

当年我的一个发小与外区的女朋友第一次约会，文化电影院看《李双双》。女朋友事后不无纳闷地对他说，看票子上是12座和14座，以为还算当中，谁知一进去，竟是最靠边的位置。

再说位于中华路小东门的南工分部影院——全称为“南市市区工人俱乐部分部影院”，够长够拗口的——在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原福安游乐场的5楼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的楼面偏高，这5楼的高度相当于现

在小高层7楼，加上没有电梯，一格格爬楼梯，登上去看电影，确是够累的，不啻于登山，所以叫它“登山电影院”，妥帖爽气，一点也不拗口。

南工分部影院，早先演越剧的，观众席是比较正规的长方形，用不着“望远”。

真正体验到“登山”的乐趣，在我当了爸爸之后。那时候把幼女驮在肩上噤噤地爬楼，待登上“山顶”四楼，女儿发出由衷的欢笑时，尽管我已气喘吁吁地出了一身汗，心里却舒畅极了。有一次，我还看到几个家长驮着孩子，比谁先登上“山顶”。场面很火爆，孩子在家长肩上喊“加油”，家长个个争先恐后，楼梯上噤里啪啦响成一片。

其实，南市老城厢内还有蓬莱、沪南两家电影院。就档次而言，蓬莱

是首轮电影院，沪南次之，文化和南工分部为第三轮。但我们大都选第三轮的“登高”和“望远”，除了有趣好玩外，主要是价格问题，它们的正常票价都是一毛钱，比首轮和二轮便宜一毛钱和五分钱。可不要小看这一毛钱，当年它可以买一副大饼油条外加一碗豆浆，一顿丰盛的早餐呢。这省一毛钱或五分钱，对我们来说，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当时我们满师后，不论工矿商店等，统一都是36块，我们戏称为“36块万岁”，这钱可是要精打细算的，能抠就抠一点。

一些世界名片如《简爱》、《魂断蓝桥》、《悲惨世界》等，我都是在“登山”和“望远”看的。

现在，南市老城厢的“登山”和“望远”电影院都没有了，困窘年代孕育的“乐趣”仍留在记忆里。



长寿梅 ■弓子

· 杨浦记忆 ·

商店内外如烟往事二——

一枚晶莹的五分硬币

■刘翔 文

儿时我到长白商店去的唯一任务就是和小伙伴们白相。白相？商店里厢有啥好白相的？啊呀，迭格依就伐晓得，掰段辰光的长白商店实在是忒好白相了。

当年的杨浦文化设施寥寥无几，能够让小朋友玩乐的地方更是少得可怜。我和小伙伴们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是“野”在长白商店。由于商店是个回字形的建筑物，各个柜台成环状分布在四周。这种富有变化感的地形，极有利于我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游戏。每天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就相约在长白商店门口，随后小伙伴的一声令下，大家迅速分头东躲西藏，从百货柜台躲到五金柜台，再躲到食品柜台，边疯狂地大声叫嚷，边在购物人群中穿梭奔走。

“小赤佬，瞎跑八跑做啥！”经常是在一不小撞上大人后，在他们的责骂声中，我们嘻嘻哈哈逃得无影无踪。

令我无比惊喜的是，那天，在玩捉迷藏游戏，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

“发财”的秘密渠道。这天我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的身影，不顾地上的脏乱，一下子扑倒在一个柜台下面，通过柜台和地面的缝隙观察小伙伴脚步的踪影。哪知，当我瞪大双眼在柜台下朝外察看时，突然一道银光在我眼前闪过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一枚硕大的五分硬币。这枚五分硬币很有可能是哪个大人在购物时，不小心掉落下来滑进柜台下面的。此时的我，目不转睛盯着眼前的这枚硬币，不由“心猿意马”，心跳顿时加快起来。那个年代，五分钱绝对是大钞，如果加上两分钱就可以买一副美味可口的大饼油条了啊！

于是，脑子里开始盘算着怎么设法把这枚硬币从柜台下面挑出来，然后大方地买包零食慰问慰问小伙伴们，已完全没有心思去观察小伙伴的动向。

但转念一想，千万不能这样做，不是经常在唱那首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”的儿歌吗？现在不是一分钱，是五分钱啊！我一

旦把它挑出来买零食吃，算不算小偷行为呢？

就在我痛苦地犹豫不决之时，小伙伴一声“不许动”，一把把我抓拿“归案”。可我却丝毫没有输掉捉迷藏游戏的沮丧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兴奋地将发现那枚五分硬币的秘密告诉了一个同伴。谁知，他当即讥笑我是“憨大”，有钱不捡是猪头三。然后立即在路边找了一根小棍子，硬拖着我返回长白商店，来到那个柜台前，趴在地上搜索那枚五分硬币的踪迹，设法将其挑出来。

遗憾的是，他俯卧在地上，全神贯注地在柜台下面搜索了半天，也没发现那枚五分硬币。直到被营业员发现，猛喝道：“小赤佬，依了做啥？”准备将其当作小偷抓起来后，才迅速从地上爬起来，使劲挣脱了营业员后，慌忙逃出长白商店。一路上他气得不停地大骂我是大骗子，为此，我俩差点就在马路上动手打起来。

从这以后，每次到长白商店玩捉迷藏，我总会有意无意地朝柜台下面瞄上几眼，盼望眼前能银光闪烁，出现硬币，哪怕是一分钱也行。同时，也提醒小伙伴们提高警惕，发现硬币。但这种机会始终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分钱也是一笔“巨款”，大人都会小心翼翼保管好自己的钱包，哪能随便丢失呢？这样一来，我只能在梦境里寻找硬币了。

· 意犹未尽 ·

自己的杂志

■赵文心 文

假期清理书柜，找出放在深处的厚厚一摞学生作业——自编杂志。翻看这些厚薄不一、刊名不同、纯手工制作的“独此一家”，当年收到这些特别作业时的兴奋重又浮现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我给文艺骨干培训班上写作课。年青学员活跃开朗，吹拉弹唱书画摄影篆刻新闻报道文学创作，各有特长，是基层部队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。给他们上课的情形，是我教学生涯中非常愉快的记忆，课上发言踊跃，为一个话题讨论争辩，我常常变成听众。课下看他们写字刻印画画，听他们把我赏析的短诗谱成歌曲吟唱。

课程结束总要考试。考什么怎么考才能考出学习成效，并对他们今后开展工作有帮助？分组自编杂志是个不错的方式，我要求必须有卷首语和目录页，构成杂志的其它部分则自由发挥。

各具特色的杂志一本一本交到办公室，我的办公桌上琳琅满目，学员的创作能力出乎我的想象，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。各组七八个人分工合作，用最普通的纸张、广告颜料、粉笔画精心制作的杂志，或色彩缤纷或黑白朴素；原创小说散文诗歌散发青春朝气，图片插画都是自己的作品，活泼泼摆放恰到好处，每一页誊写抄录，从标题到内容都是漂亮工整的硬笔书法，一笔不苟。

看这本赏心悦目的《泉》。铅画纸做的封面，白底，左上角“五分队主办”、右下角“创刊号 1996”，蓝色仿宋体小字；当中上部，一个宝蓝色的“泉”，行楷飘逸，字母SPRING成竖行衬在右侧；下部，一幅抽象图案，绿橙相间简洁灵动。封二封三，用颜料将白色铅画纸染成偏黄的橙色，用一粗一细笔直的墨线划出天头地脚，缩印的书法作品和数方印章，白底黑字、红白阴阳文相互映衬。封底则染成浅灰色，图案稍作点缀，下端出版信息栏连国内外邮发代号、定价都精心设计。目录页与正式期刊做得一模一样，“如有雷同 纯属故意”透出顽皮劲。正文部分，小小说、亲情留香、军旅纪实、心灵之旅、诗歌小辑，五个分辑的文体归类、命名见出编辑用心，下辖各篇文字或平实或纵情，是沉甸甸的学习成果。

从写作学习的角度看，卷首语交代编辑意图，能否与杂志的命名定位

相环相扣很重要。“身着绿色，听着口令，我们迈开军营的第一步，从冬寒走进春绿，从夏日走进秋风。踏着直线加方块的旋律，我们走成一个兵，一个老兵……绿色的日记本记载的是一段当兵的历史，没有辉煌，没有哀伤。真爱绿色，我们无怨无悔”——《绿阵》大气，道出军人的心声。

“当蔚蓝色的天空，掠过凌云的鹰群；当金灿灿的朝霞，映红壮美的大地……在短短的134天在校学习生活中，我们深深感到时间的短暂，也为我们人生路上难得的相聚而嗟叹，但愿这本小小的读物，能让您了解我们班的真人真事”——《兵韵》朴实，紧贴生活。

“七月，流火的七月。一颗颗年轻的心在七月炙热的灼烧中亢奋，冲动……在黄浦江畔的一所军校里，我们引吭高歌，我们翩翩起舞；我们挥毫泼墨，我们妙手成章；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讴歌军营火热的生活和我们的似火的青春年华；我们以共同的心愿来探索艺术的奥秘和美的真谛，那样执着，那样痴迷……”——《流火》浪漫奔放，热情似火。

“生命如水，不可静止，需流动，方可溅起美丽的浪花……《苑》是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谈、书画为一体的综合性期刊。我们对作者的要求是新，即有创新意识，立意新，角度新；是真，即真实性，可读性，要有真情实感，在鲜活的人物形象里感悟人生”——《苑》理性睿智，自我要求严格。

“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，需要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，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知识面……我们饱含热情，利用紧张的学习间隙，粗糙地编写了这本属于自己的杂志，谨献给辛勤教导我们的教员和母校。这就是我们交给您的一份试卷吧”——《基层文化读物》诚挚感恩，曾经教过他们是我的骄傲。

我不记得当时怎么给成绩，怎么讲评了的。将近二十年过去了，那些编制杂志的学员，如今都已人到中年。而这些自编杂志所蕴含的艺术才华、追求真理的热忱，还有向美向善的情怀，经过岁月的淘洗，愈发珍贵了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